

## 《柳叶刀》200年·对话中国学者⑪



王拥军

## 王拥军：健康研究最终为人类服务

● 本报记者 陈祎琪

● 本期主题：健康研究

● 访谈对象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、神经内科教授 王拥军

## 1 脑血管病是我国第一大疾病负担

**记者：**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，我国的脑血管疾病负担情况如何？

**王拥军：**《柳叶刀》刊登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(GBD)是最权威的数据。脑血管病是全球第三或第四大疾病负担，自2015年起成为中国第一大疾病负担。与全球相比，中国人群的终身疾病风险更高。国际上脑血管病的终身疾病风险率是24%，而中国人群的终身疾病风险率是39%。

在病因方面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人群患病的危险因素与西方有所不同。例如在东亚人群中，脑血管病危险因素排名靠前的是水果蔬菜摄入不

足、PM2.5污染，这些在西方可能排不到前十位。这提示我们，中西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不同，如果用西方国家的数据库设计中国研究，可能就会落入研究“陷阱”。

**记者：**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，中国脑血管病的防治策略应当如何布局？

**王拥军：**今年即将发布《健康中国行动(2019—2030年)》心脑血管病行动的第二版，相较第一版，增加了很多脑血管病方面的内容。其实国家在脑血管病防治方面做了很全面的布局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。第一，人群筛查，我国已有国家专项卒中筛查项目。

第二，医疗机构能力建设，即卒中中心认证，现在全国已经认证了三四千家初级和高级卒中中心。第三，提升院内医疗质量。十年之间国家布局了脑卒中国家质控中心，现更名为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，定期监测现有的2479家哨点医院，实时采集数据，了解医疗质量的变化趋势。第四，开展医疗质量改进行动，比如引进国际上的PDSA(计划-执行-研究-行动)、数据反馈等方式都非常有效。

**记者：**与城市相比，农村地区应如何做好脑血管疾病的防治工作？

**王拥军：**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脑血

管病患者越多。目前，在中国的城市中，尤其是北京、上海、香港等特大城市，已经迎来了疾病控制的拐点；但农村地区发病率仍在攀升，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公众健康素养不高和农村地区优质医疗资源稀缺。

中国农村人口接近全国人口的一半，不解决农村问题，中国脑血管病的防治拐点永远不会到来。所以下一步，加强农村地区脑血管病防治应是第一要务。

我所在的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做了很多基层项目，今年还会以山西省阳曲县等为示范县，进行全人群的筛查，提高阳曲县医院脑血管病的诊治能力。希望未来10到20年，中国农村脑血管病的防控形势能够好转。

## 2 我国高质量研究仍不足

**记者：**中国在国际脑血管病研究中所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？

**王拥军：**我做的第一个研究是CHANCE研究，这是一个“禁区”，在此之前国际上已经开展过3次大型试验，均以失败告终。指南中明确规定，在脑血管急性期，除了阿司匹林不能再叠加另外的抗血小板药。但是我国是全球卒中复发率最高的国家，门诊时也经常碰到复发的卒中患者，我们不能忽视患者的需求，所以无论难度多大，都要冲破这个“禁区”。

我们通过各种手段避免过往临床试验中的设计缺陷，但全都行不通。最后，我们在基础研究中找到了“阿司匹林+抗血小板药”的双通道、双靶点，并首次利用数据驱动的方式，在全球

搜集了9万个数据进行数学建模，发现只要符合三个特点——时间窗早、病情较轻、联合用药时间短，患者就可能不出血。

我们模拟的时间点是21天。研究结果显示，该治疗方案不增加出血，降低了32%的复发，这个数字意味着，如果中国所有合乎标准的患者都使用该治疗方案，那么每年将减少74万人复发，这将会大大降低国家医疗费用，改善患者预后结局。

但国际上对这个时间点有所质疑，他们开展了时间点为90天的验证试验，尽管疗效增加约30%，但出血量增加了近3倍。我们将这两项研究的数据交汇在第三方重新做了联合分析，结果证实21天就是金标准。找到

了短程抗血小板的最佳时间点，是中国在国际上作出的最大贡献。尽管这个时间点不是新的药物，但这种联合方式是医学上一次巨大的突破。

**记者：**纵观中国神经学科这些年的发展，您认为取得了哪些长足的进步？又有哪些不足？

**王拥军：**近十年以来，我国神经学科临床研究的数量大幅增加，质量也显著提升。从统计数据来看，中国的医学论文总量已经占全球的14%，居世界第二位，但是高质量研究仍然不足。所谓高质量研究，就是对国际指南产生改变性影响的研究。目前我们对全球指南的贡献率仅有1%左右。这主要有三点原因：用于改变指南的临床研究费用没有显著增加；临床研究的整体

素质不高；由中国牵头的国际多中心研究仍较少。

希望未来十年，中国的研究经费、医生的科研能力和研究的国际化程度都能有大幅度的进步，中国的实践证据能由“进口”改为“出口”，让世界听到更多中国的声音。

**记者：**您如何理解健康研究的意义？

**王拥军：**这个世界无论哪个领域的科技取得进步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更长久地健康生活，这是人的最终需要。所以我认为，健康研究以及推动健康事业的研究，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研究，因为它是为了实现我们的终极目标。

年轻医生经常会困惑于研究真正的驱动力是什么；是兴趣、职称晋升，还是论文发表、研究经费。实际上真正的驱动力是临床需求。

(下转第9版)